

视频对话完整文字记录

发言人列表:

- 许倬云: 主要受访者, 年长男性。
- 冯仪: 许倬云的妻子。
- 采访者: 提问的年轻男性。
- 画外音: 视频中的旁白。
- 许倬云 (录音): 视频结尾处播放的许倬云先生的录音或讲座片段。

一、开场与人生感悟

[00:18] 采访者: 诶。

[00:18] 冯仪: 诶, 许博你好。

[00:19] 许倬云: 谢谢, 谢谢。

[00:20] 采访者: 我要脱个鞋吧。

[00:21] 许倬云: 季老师。

[00:24] 采访者: 诶对, 总算见到您了。

[00:26] 许倬云: 对。

[00:28] 许倬云: 我能这个德性, 活到88岁啊, 是老天不要我走。

[00:34] 采访者: 您还有很多重要的任务要完成。

[00:36] 许倬云: 老天不要我走, 不要我。

二、文明的观照与思考

[00:48] 画外音: 他是属于在新旧两个世界之间的人物, 他触摸到一种旧文明系统的夕阳, 但他又同时有着中国文人少见的西方的方式, 执行力。

[01:12] 许倬云: 中国尊敬过去, 注重延续, 来龙去脉。这个是中国的长处, 也是中国的缺陷。

[01:25] 画外音: 他的两种世界中一起成长, 因此帮助他去观照和思考更辽阔的事物。

[01:41] 许倬云: 你现在世界全球性的问题是, 人找不着目的, 找不着人生的意义在哪里, 于是无所适从。

[02:00] 画外音: 他是一个宝藏, 他是一套密码, 需要保存, 需要不断地书写。

[02:06] 许倬云: 我们要想办法, 拿全世界人类曾经走过的路, 都要算是我走过的路之一。但是今天的教育, 不能教育这种人来。

[02:27] 画外音: 今天的教育教育的是凡人, 过日子的人。我们现在知识分子是cyber知识分子, 是检索机器, 不是思考者。文明是多脆弱呀, 他必须精心呵护的。

三、时代的应对与个人价值

[02:46] 采访者: 那怎么应对这样的时代? 如果一个人不甘心, 但他力量又这么微薄, 他怎

么应对这样一个潮流呢？怎么样获得自身的内种意义和价值呢？

[03:02] 许倬云: 我对人的理解是这样子。

[03:03] 采访者: 大学就读您的书啊。

[03:04] 许倬云: 是吗？

[03:05] 采访者: 对。那时候还是小册子，历史看领到历史看管理，后来慢慢又开始读您的大部头的书了。那个西周的书我一直买了，但是就看了一部分，看不太懂一开始。后来您又开始写那些更general history那种，我就买了很多。我一直...

[03:20] 许倬云: 我真正是三部英文的书啊，是连成一串。等于拿中国古代的新石器时代的发展，经过西周一直到大帝国的成立，大帝国怎么样能够治理，辩护其名。那三部等于涵盖整个的古代史。

[03:41] 采访者: 我就是看那个开始开始的，对。

[03:43] 许倬云: 那个是我真正的本行。余外都是岔出去的。

[03:49] 采访者: 后来我去了二里头，再看您那就会有更多的感觉。

[03:54] 许倬云: 我在大陆考古啊，每年走一个省。那么，看了十年考古，啊，很有趣，当场看的跟这个书上看到不一样。我也不能爬下那个坑，有的地方嘛，拿我把它一个箩筐里吊下去。有的地方嘛拿我放在藤椅上抬下去。也挺有趣的。这次呢，礼拜三摔了两跤，就在这个我的书房那边，一天摔两跤。所以现在呢还带点伤，头上面已经没事了，脖子僵，这个尾椎骨呢还疼。所以我们沟通沟通怎么处理啊？

[04:38] 采访者: 嗯。我就问您问题，您回答就好了。

[04:41] 许倬云: 你你问我答？

[04:42] 采访者: 对对对，就可以了。

[04:43] 许倬云: 那么我回答每次是几分钟呢？

[04:46] 采访者: 哦，随便。

[04:47] 许倬云: 啊，你这个教书的人，你说随我便，那一开口就是50分钟。

[04:52] 采访者: 也行。我就当来上课就好了，没问题。

[04:56] 许倬云: 那不行，那不好。

四、西方世界的衰落与中国文化的特点

[05:01] 采访者: 您最近在写什么新书吗？我听您，对。

[05:04] 许倬云: 最近在想，美国衰落的问题。Berkeley加州大学一个教授，出本畅销书。这书的名字叫做 "The Right Side of History"。他说欧美的文明，两个泉源，一个犹太的上帝，一个希腊的求知。这两个合在一起，就是开启了基督教的世界。相信有了神，神会归纳出一套最好的尽善尽美的一个天地在那。因为他尽善尽美，所以他有迹可循。我们要去追，按理性，最高的理性去追，可追得出来。所以理性和找到进步，最好最优秀的。我觉得他除了刚刚他讲的东西以外，还有一个条件他没讲。雅利安人印欧民族，从今天高加索山底下，黑海边上，水草丰美的地方，养驯了马匹，发展了骑射战斗，也发展了军事民主制度。打仗，每个战士都有意见，都有权力说话。掠夺的战果，大家平分，就是自由，个人性，个人主义。平等，分分分掠夺战果。勇武进取，这几个就正好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精神。欧美基督世界的原动力跟他们的支撑他们的信仰，使得欧美在最近500年，世界独霸。但是现在神死亡了，神被扬弃了，本来结合大家一起的宗教信仰，族群的聚合，都因为都市化的关系在散开。

[07:30] 画外音: 现在世界全球性的问题是，人找不着目的，找不着人生的意义在哪里，于是无所适从。尤其今天网络media，每人彼此影响，但是难得有人自己想，听到的讯息很多

，不一定知道怎么拣选。

[07:53] 采访者: 这个西方的世界, 他确实对您来说确实在非常不可逆转的在衰落吗? 他会朝向什么方向发展呢? 您觉得?

[08:03] 许倬云: 现在我大概看得出来, 会打架的人, 会组织的人, 有钱的人, 头脸人物在聚集啊, 吸收新的血液正在加强。这个对我, 从我看是不好的, 这后来就变成少数寡头政治继续延续到端到台面上来。信仰、求知、民主, 这个都是萎缩, 全在萎缩。所以欧美的白人世界, 要下去了。

[08:40] 采访者: 包括您说整个因为现代世界都陷入某种精神危机嘛。

[08:45] 许倬云: 对。

[08:45] 采访者: 然后人无法安身立命嘛, 西方、东方都有相似的...

[08:48] 许倬云: 对。

[08:49] 许倬云: 我现在转入正题。中国世界什么? 中国的世界是以人为头, 没有上帝。天心是人心。盘古就是人。左眼太阳, 右眼月亮, 头顶就是青天, 脚底就是大地。身上的血脉就河流, 骨骼就山林。这个盘古就是象征, 是天地人三才, 人为贵。没有人的眼光, 没有人的知识, 没有人的感情, 没有人的智慧, 就没有天地。

[09:28] 画外音: 这个是中国的长处, 也是中国的缺陷。

[09:31] 许倬云: 最大发生的副作用, 中国人讲伦理, 讲人跟人的关系, 社会关系, 各种亲属关系, 各种尊卑关系、上下关系等等。这个就构成一个优势跟弱势之间差别。就举一个例, 我们始终没有脱开帝权。有了皇帝就有内廷。有了内廷, 政府就不存在。就永远内廷跟政府跟真实执政的政府之间这个对抗。于是国家一定分裂。然后人入人都想做皇帝, 人人都想做太祖, 人人都想做帮会的头头。还不够, 还有二代, 还有三代。还不够, 表弟, 舅爷, 都得上。对不对? 这种的就深入人心, 使得我们没有办法解放自己, 也绑住了我们自动自发的精神。

五、对五四运动的反思

[10:44] 采访者: 五四当年就要想应对这些问题。您现在过了100年, 您怎么看?

[10:49] 许倬云: 我对胡先生是非常佩服。我个人也感恩, 他对我的学业他有帮我争取了奖学金。但是他拿事情简化, 这个是一个一个当时失误。

[11:04] 采访者: 这是不是也是不可避免的? 因为当时整个的都太匆忙了, 他们...

[11:08] 许倬云: 就太匆忙了。赛跟德怎么解释? 赛跟德怎么内容? 没有教大家, 没有提醒大家, 没有说这个是内容复杂的很。赛先生得来东西是天下肯定的, 正面的, 一切都照着规矩做的。但那个以后就对科学一种迷信, 科学变成万能, 科学变成符咒, 科学不是, 科学是一种追寻的精神。德先生, 他从来没有拿自由、民主两个字之间的差别, 平等、民主之间的差别, 其中的弊病, 德先生就是拿到哪个地步, 代议制吗? 全民制吗? 这个一个口号一来就完事了。

[12:04] 采访者: 对。这个东西您觉得什么时候会过去呢? 或者什么时候有...

[12:08] 许倬云: 要里头自己喘得过气来, 里边自己能仰着头, 说我不怕这个, 不怕那个。要人心之自由, 胸襟开放。

六、现代教育与文明的脆弱

[12:25] 画外音: 拿全世界人类曾经走过的路, 都要算是我走过的路之一。要有一个远见, 能超越你未见。我们要想办法设想, 我没见到的地方那个世界还有可能是什么样。但是, 今天的教育不能教育这种人来。今天的教育教育的是凡人, 过日子的人。今天文化是一个打扮出来的文化, 是舞台式的文化, 是个导演导出来的文化。而今天日子过得太舒服, 没有人

想的问题。

[13:12] 采访者: 忙的是...

[13:14] 画外音: 买这个机, 买那个机, 忙的是赶时髦, 忙的是听最红的歌星的歌。人这么做, 都要去。也就等于人变成活的机器。

[13:30] 采访者: 那怎么应对这样的时代呢? 如果如果一个人不甘心, 但他力量又这么微薄, 他怎么应对这样一个潮流呢? 怎么自我解决呢? 自我解救呢?

[13:39] 许倬云: 我就讲我们人要找归宿, 要找理想境界。我想到了, 现在水浒传。

七、冯仪女士的视角: 婚姻与生活

[13:48] 冯仪: 介绍。

[13:50] 采访者: 那您得, 您得帮我讲解。

[13:51] 冯仪: 给我。

[13:53] 采访者: 好期待看到。

[13:54] 冯仪: 我就是看这相片才知道自己曾经那么年轻。时间一晃就晃了这么50年。一晃就晃了50年。

[14:04] 采访者: 哇, 那时候台大女生好时髦哦。

[14:06] 冯仪: 我啊? 很时髦啊。我们那时候60年代啊, 我们是, 我是66毕业的, 说这个这时候应该是64、65。要现在看, 怎么以前那么漂亮? 现在也很漂亮。怎么以前那么漂亮。那这个是, 这个是台大, 也是台大小园里头的。

[14:22] 采访者: 这就是您吗?

[14:23] 冯仪: 啊, 这是我。他...

[14:24] 采访者: 许先生...

[14:25] 冯仪: 他那时候当系主任, 所以我们毕业的时候。

[14:26] 采访者: 那时候许先生是什么样的人? 作为历史...

[14:28] 冯仪: 他是历史系的...

[14:29] 采访者: 对。

[14:30] 冯仪: 是他对你什么印象那时候?

[14:32] 冯仪: 那个时候没有, 我们同学都怕他, 就怕他。

[14:35] 采访者: 您为什么? 他们为什么怕他?

[14:37] 冯仪: 他一见面就问, 书念到哪去了? 念了什么东西, 什么东西没有啊? 上了课什么什么, 一直被他看, 就转弯就逃。那其实他, 这个人他们问, 因为他从小他没有机会像一般的男同学, 可以跟男同学在什么什么外头疯啊干什么, 他没有这种疯的日子。所以他的稳定让我稳定。那我们这边同学就要问我, 你这么大但子敢跟他结婚?

[15:05] 采访者: 你那时候觉得许先生身上最有魅力的是什么呢? 最吸引人的?

[15:08] 冯仪: 你说, 你说这个魅力这一方面啊, 不认输。他不认输, 他就他不认为说是, 因为我身体不方便, 我就必须要, 他那个时候他跟我讲的笑话啊, 在我们没结婚以前, 他们家里头的姐姐跟嫂嫂都说, 哎呀, 老七啊, 你就去找一个随便找一个到乡下去找一个, 找一个找一个女人回来吧, 可以给你生孩子管家就行。他为什么? 我为什么叫叫一个人回来给我生孩子管家就行了? 他不可能承认这一点啊。那他, 那这个就是明显他的个性, 就是我, 我要找我要的, 你们你们讲的话算什么?

[15:47] 冯仪: 你看, 很多人念书的, 很多人念书的教授什么都不会做呀。连那个电脑自己都不会打, 叫太太帮他打。他这么大年纪, 你看他那么早打电脑, 很多的羡慕死了, 说你怎么, 他的同年龄

的人都放弃了，他立刻就学。立刻就学，就天天来叫小朋友教，一个教一点，一个教一点，一个教一点。他就这么一步一步学过来了，那这个就是一个他的个性的一个部分，他不放弃。所以，所以，所以他这个天生就是一个怎么讲，劳碌命。累心累力。可是呢，你不让他累心累力，就不是他。他他真的是，他很会愁。这个世界不好他发愁，中国不好他发愁，中国好了他又发愁。他发愁好了以后不能再好。然后，他愁真多了，我说你真是真是啊那个，我说你不要先天下一忧啊，我说你是天天忧啊。所以我常常觉得人太聪明了，不是个 blessing，我觉得是个 curse。你懂不懂意，就太脑子太多了，我说你傻一点好不好，他傻不来呀。

[16:56] 采访者：他傻了你也不跟他好了。

[16:58] 冯仪：那倒也是，他傻了我我就我吃不消了。所以他常常低潮了，所以现在我还在常常真的常常想说，到底我们是该待下来是不该待下来，如果我们没有离开台湾的话，他活不到今天，他气也气死了。他那个脾气又大，看不惯的事情的时候就就不能不说。啊，那你不是跟你你你你不找人麻烦，人找你麻烦呢。那待下来以后呢，就逐渐的觉得这是一件好事，你从一个不同的文化跳到另外一个文化的时候，你人就睁开眼了。睁开眼了。

[17:31] 采访者：他们都听得入迷了，他们都要...

[17:33] 冯仪：好听哦。这比他们那个好听啊，他们那个什么什么国家社会什么，没有这个好听。

八、人生的归宿与历史的追寻

[17:40] 画外音：那怎么应对这样的时代呢？如果如果一个人不甘心，但他力量又这么微薄。

[17:46] 许倬云：我就讲我们人要找归宿，要找理想境界。我想到了，现在水浒传，人命之际天下大乱，自那要想安排一个理想的世界，梁山泊。人没有等级，人没有高高低，108个人人人同时出入兄弟一样。美好的境界是一个事情，里头作为的虚的宋江一辈子假，到了最后终于108个人通通一个一个完蛋。好，施耐庵的朋友，就叶小辈，就写了三国演义，从头到尾成败不计，义气为重。忠于关老爷，存这个坏的义气上，那个脑袋也丢了，刘备坏在义气上，江山也丢了。反风的呢？司马家成了，又是个破灭。然后我就想讲西游记，意马心猿，孙猴子是心，那个意是那个白龙马，你心在捣乱，马就是载载人，猪八戒是欲望，贪东西，好色，贪吃。当然还得非他不可。这个欲望要驾驭这个马，就到最后求真经，真经给你的没字的。那个那个河，无定河，过去先死了才能过去。所以所有的追寻、理想、义气、欲望，到了最后是虚空。

[19:34] 许倬云：所以我对人的理解是这样子，山谷里边花开花落，没有人看见他，那个花开花落白开花白落。因为它不在我们的理解的世界里边。所以今天看着黑洞，能照相了，我们才晓得黑洞里面什么玩儿。这是我们的宇宙知识就多了一大块。所以我们知道的，活在肉眼看见，或者用机界的眼看见，或者用推理的眼看见，或者用理论的理论来看见。我是跟着analyst，就这个年鉴学派的思考。年鉴学派错用了年鉴的名字，年鉴学派的人的眼光就是要超过年。

[20:24] 采访者：嗯。他们千年鉴。

[20:25] 许倬云：万年鉴。对。嗯。我的历史，个人的地位最小，最短是人。比人稍长一点是政治，比政治稍长一点是经济，跟经济稍长一点是社会。时段最长的是文化，更长的是自然。那么我们中国人过日子，等等等等，都是人跟自然整合在一起。中国有24个节气，我们过日子，总是注意到人跟自然的变法同步进行，以至于到一首诗词歌赋，文天祥的正气歌，就中国人注重的就是这个气。这个气天地之间的正气，这个正气是每个人身上都禀赋到一点，这个气就是神，不是具象的神，不用不用他的吩咐你，你不做好事我赶去伊甸园的，是你自己培养自己的。

[20:30] 画外音：一个人的宇宙的变化、人事的人事这个兴废，通通融合在人的情感里面。这种的情绪，这种的气派，就是我讲的人找归宿的问题。人自己，我是宇宙之间那个人，我不自尊，谁人尊敬我？这个是中国人在一切条件都不好，可他能挣扎站出来。

九、中国文化的信心与抗战记忆

[21:02] 采访者: 您对中国文化最有信心的是到底是什么呢? 最觉得他一直可以持续下去, 仍然会有生命力?

[21:11] 许倬云: 我抗战期间的经历, 影响我一辈子, 也影响我念书的选方向, 以及我关心的世界。抗战期间是求死不得, 求生不成。我呢又是残废, 也不能上学。我七岁抗战开始, 我到13岁才能真正拄着拐杖走路。我那就跟他父母跑, 我父亲的工作是在战地的文官。所以我们也就是战场前前线前前后后, 常常就住在乡下, 老百姓那去借个铺啊, 庙里面借个借个地方住住。所以我跟老百姓日子啊很接近。农夫怎么种田, 七岁八岁小孩坐在地里去抓虫子, 那这些经历啊, 让我在中国的内地这个日子看得很多, 我的心一直念着那些人。

[21:20] 画外音: 我们打八年是靠农村撑起来的。哎那个农村啊, 各地撤退的人或者拉锯战时候前线撤到后边农村, 农村没一句闲话不说, 接纳难民。一句闲话不说, 多少粮食拿出来一起吃, 没有一句怨言, 一起饿。

[21:55] 画外音: 满路的人奔走, 往内陆走。没有人欺负人, 挤着上车, 挤着上船, 都先让老弱妇女往上推, 自己留在后面。大陆上奔走, 多少老年人走不动了, 给孩子说你往前走, 走。

[22:53] 画外音: 所以我知道中国不会亡, 中国不可能亡。

十、对理想世界的展望与社会变迁

[23:21] 采访者: 对不起...

[23:24] 许倬云: 没事, 没事。

[23:25] 画外音: 我希望是什么呀? 我希望的是没有国家的界限, 所有的事物在人跟人之间磋商、协调、协议之后大家一起做, 资源不需要斗争, 不需要夺。这个是, 这个是我所希望的事情。

[23:48] 画外音: 就举一个例, 美国这个工业化真正起飞是1850。这里是钢都啊。

[23:59] 许倬云: 钢都。

[24:00] 许倬云: 欧洲来的移民, 一波一波进来, 你从A到Z, 40几种族民。不同的人谈话, 不同的人见面, 不同的人有交往。你要有兴趣的话, 应该去看看几十里路长的不断的烟囱, 全世界钢铁的出产量那1/4曾经是。

[24:30] 画外音: 那您刚才说等于是匹兹堡是一个融合的一个中心嘛, 包括那个前哨。

[24:34] 许倬云: 对对。

[24:35] 画外音: 这种融合也是当年美国力量的源泉。

[24:38] 许倬云: 对。这个融合, 你刚刚听我讲, 哪个村子、哪个镇是哪些人, 没有很穷的人, 富人呢也没占了那么多的财富, 社区完整, 没有碎裂。这个生活的距离差距不远, 每个人有尊严, 有自信。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也相当和洽。后来慢慢城里面的小店铺一家家不见掉了, 连锁店一家家出来了, 市场出来了, 这些人就消失, 慢慢消失掉了。

[25:16] 画外音: 现在这些自然环境、家庭组织都被破坏掉了。

[25:19] 许倬云: 对。18世纪的资本主义是工厂主融化财富, 现在的财富是大财团玩钱, 那比生产快多了。而这个这个阶层越来越固定。我们几个数得出来的, 不到5万个人, 掌握全国财富的90%

。越来越集中之后，中产阶层人全在萎缩。上面一收网，下面老百姓全饿掉。所以这个是个大危机。

十一、重建社会秩序的构想

[26:01] 采访者：您觉得这种失衡的状况或者说您一个更正常的一个一个方式，他是什么样的？

[26:07] 许倬云：这个要说实话，要许多人合作。我写个茶馆店，叫清议茶社。清议茶社。

[26:24] 画外音：在锡公园是无锡的一个小公园，里面有个茶馆，是士绅喝茶的地方，这里面的一间十来个人是头一等的领袖。

[26:48] 许倬云：这个士绅集团是热心公物的人。商量事情，现在每天都中午这去跟他们吃个饭，听听他们今天讲的什么，有什么意见。你们说怎么我就做。士绅里面有个领袖，起先是杨翰西，后来是钱孙卿。需要钱，他们一吆喝，那个各行各业的支援。修路归修路，万运河归万运河。在那叫齐路战争，这军阀战内战，钱孙卿从城墙上做了筐子吊下去，跟那个军阀的部队谈价钱。军阀说，好，我不进城，你这个开发费要多少？十万银元。没问题。过会人送到，不进城来扰民。这一类的事物。

[27:03] 画外音：春荒，苏北的农家青黄不接，到无锡来打工，一来来几千条船啊，手划船啊。安置他们，分配他们工作。平常城里面有个寺庙叫南禅寺，我就叫那个叫习艺所，学本事的地方。无业游民就往那去住，有吃有住。哪一家公家的事情、私家的事情需要人力，往那去叫人。寡妇有寡妇堂，弃婴有育儿院、育婴堂。就这排难解纷解决问题。这种人无锡多的很。所以士大夫的世家，不高高在上，上通天下通地，能干，学问好，热心。

十二、知识分子的使命与传承

[28:02] 采访者：你以前说过这个知识分子不同的类型嘛，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啊，为往圣继绝学啊，为万世开太平。对于这样的一种知识分子理想，你你觉得在这个时代还有，还可以继续吗？

[28:16] 许倬云：可以，应该继续。应该继续。但是现在是这样子，新的理想没有出现，旧的理想被放在一边，人不再有，我没有机会再培养一批所谓知识分子。

[28:31] 画外音：我们现在知识分子是cyber知识分子，是检索机器，不是思考者。

[28:42] 许倬云：自古以来，最重要的人类历史，最重要的阶段，就是Actual Age，转轴的时代。

[28:54] 采访者：轴心时代。

[28:54] 许倬云：嗯对。

[28:55] 许倬云：那时代，每个文化圈都冒出人来，冒出一群人提出大的问题。多半提出问题不是提出答案，那些个问题就始终到今天还在我们脑子里面。那一批人问的问题，历代都有人跟着想。我们都是在做做注解。可现在最大问题做注解的人越来越少，因为答案太现成，都是像麦当劳一样，思想上的麦当劳。短暂吃下去，够够够够饱了不就想吃了。所以今天的大学教育是令人失望的，尤其美国式的大学教育，最大缺陷，它零碎。

[29:34] 采访者：那我们怎么重建这个知识分子的传统呢？

[29:38] 许倬云：这个使命，今天大学不能完成了。但是今天的书刊、讯息、收缩工具，只要肯用心，一个人可以自己从最最起码的阅读能力，最起码的思考训练底子上，他可以自己摸索出来，可以摸索到路来。孔子时代不能做到的事情，到董仲舒时代做得到。我愿意跟你做讨论谈话，就是希望借着这消息告诉别人。有一千个人、一万里面，只有两三个人听到耳朵里面去，听到心里边去，我也满足了，你也满足了。

十三、个人信念与生命感悟

[30:00] 采访者: 您的解决解决方案是什么? 如果您能...

[30:04] 许倬云: 您个人拿出来的。

[30:07] 许倬云: 嗯。

[30:08] 许倬云: 我伤残之人, 要能够自己不败, 不败不馁。幸亏从小生下就如此。如果一棒槌像你长到15岁, 给你一棒槌打倒了, 那完了, 起不来的。我从生下来就是自己是残缺, 不去争, 不去抢, 往里找, 安顿自己。只有失望的人, 只有无可奈何之人, 他会想想我过日子为什么活。看东西要看东西本身的意义, 不是它的浮面。想东西要想彻底, 不是不是飘过去。这个是难得的机缘。

[31:08] 采访者: 对。嗯。

[31:09] 许倬云 (录音): 我觉得你们做的事是该做的事, 好的事。如果能够再输送知识、刺激知识之外, 发动观众, 大家讨论, 大家交换意见。这个会变成很强大的一个力量。我尽我本分, 我学这一行, 我该做的事就做。我想能开脱几条几条新的研究道路, 新的观点, 我尽量做, 做完我交个年轻人。前面十年呢我跑得挺快的很了。我老了, 回来了, 当然我还是可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。对他们我愿意舍的时间精力开讨论会, 对一对一的讲, 尽我力。

[32:17] 画外音: 所以你看文明很多时候都这么一代代传递的。文明他不仅是书写或者抄像的图像, 但是人和人之间的直接的接触, 亲密的这种感受, 体会, 这是文明非常重要的一部分。所以我当然也希望变成这样一个传递系统的一环吧, 一部分。

[32:51] 采访者: 那个许先生我们到时候还会去无锡, 到时候替您看看太湖。

[32:59] 许倬云: 好。

[33:00] 采访者: 好吗?

[33:00] 许倬云: 我帮你...

[33:04] 许倬云 (录音): 各位同学, 我是许倬云, 今天呢, 我想介绍一些我希望大家看的参考书。92岁的人, 跟你鞠躬了, 请你们相信我的话是诚恳的, 拿心里边说的话。今天的世界非常复杂, 也非常多事, 我们什么都可以牺牲, 就不能牺牲人格了, 我们什么都可以丢掉, 不能丢掉自己。进入这个变动快速的换境, 第一批卷进这大浪潮, 你们是开路人, 我是赶不上了。知识分子在任何国家, 应该自己负起道义上的责任。救自己就是救国家, 就是救世界。我愿意尽我所能, 替中国文化呼唤, 唤醒许多的梦, 唤醒许多的错。我最近告诉曼丽, 我的左边的麻木, 外侧的麻木, 越来越显著。这个可是不好的事情。92岁, 随时可能完蛋了。我就觉得我要赶时间, 我该做的事, 我不要去耽搁, 尽量做下去。这几年来说做的事不少事情。我也愿意做, 都是希望尽我的余年, 帮助我们年轻人身心和安顿。

[33:40] 许倬云 (录音): 您觉得各种受限的情况下, 怎么能够不断创造一个新的自己? 在天田里面种植物, 我们是植物。

[33:57] 画外音: 你看我那个旧文送我第一版那个书, 真是解释了许老师好多东西啊。

十四、日常对话与健康状况

[34:11] 许倬云 (录音): 那个拿的掉了吗? 哎呀, 那也好像突然掉了。走吧。

[34:25] 采访者: 我们把手套戴上。

[34:36] 冯仪: 这儿吧, 这儿吧。

[34:41] 采访者: 到我们家了啊。

[34:44] 冯仪: 许老师, 你好。

[34:46] 许倬云: 你好。

[34:47] 冯仪: 再来一次。好久没见了。

[34:49] 采访者: 好久未见。

[34:50] 冯仪: 我在你, 我在那个那个脱口秀上看到你了。

[34:54] 采访者: 谁讲的呀? 谁在讲你, 说我不洗头的。

[34:57] 冯仪: 吓死我了。

[34:58] 采访者: 谁说的?

[34:59] 冯仪: 谁说的?

[35:00] 采访者: 真是瞎说。

[35:01] 冯仪: 您状态很好, 对对。

[35:04] 许倬云: 你上次来是他没有坐轮椅, 对不对?

[35:06] 采访者: 对。

[35:07] 许倬云: 你是19年...

[35:08] 采访者: 19年4月份。

[35:09] 许倬云: 他是19年的年底, 开始倾斜, 所以我们这几年相当的挣扎, 那到现在, 到你这个很厉害。我们这四年相当的挣扎, 也就最近吧。

[35:20] 冯仪: 比较好一点。

[35:22] 许倬云: 不止他在挣扎, 我也在挣扎。

[35:24] 冯仪: 我我我我我我有那个那个耳石一位。

[35:27] 采访者: 嗯。

[35:27] 冯仪: 哎呦, 晕的嘞!

[35:29] 采访者: 哦, 我妈妈也有。

[35:30] 冯仪: 哥你功夫真不错啊。

[35:32] 许倬云: 举重。练出来的, 胳膊没有肌肉。

[35:36] 冯仪: 他头上不他重, 可是这么长的杆子, 前面重得很。

[35:40] 许倬云: 嗯。

[35:41] 冯仪: 我今天给你们烤了蛋糕。

[35:42] 采访者: 啊好, 待会儿吃。

[35:43] 冯仪: 你看你看, 我今天都能够今天早上还给你们烤了个蛋糕啊。

[35:46] 采访者: 待会儿我们好好把它拍下来。

[35:47] 冯仪: 蛋糕吃。

[35:49] 采访者: 好。

[35:49] 冯仪: 你没吃过哈, 我没给你们做过。

[35:50] 采访者: 行, 那我们待会儿吃。

[35:52] 冯仪: 好。

[35:52] 采访者: 师母我先跟老师先聊, 您先...

[35:54] 冯仪: 好, 那...

[35:55] 采访者: 许先生。

[35:56] 许倬云: 咱们坐这可以吧?

[35:59] 采访者: 可以。

[35:59] 许倬云: 我要扶着, 我扶着桌子。

[36:02] 采访者: 啊哦, 好, 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。

[36:03] 许倬云: 我这个重量自己扛不住, 除非拿我的拐杖拿来, 那个也是不舒服。

[36:09] 采访者: 那不用的不用的, 就那, 就那里好了吧。

[36:11] 许倬云: 嗯。

[36:12] 采访者: 好。

[36:12] 许倬云: 你在一天坐在椅子上, 到了晚上啊, 真累, 你知道吗? 不动的累。

[36:22] 采访者: 许先生帮您戴个麦克风好吗?

[36:24] 许倬云: 好。

[36:27] 采访者: 这个可是认识白布啊?

[36:29] 许倬云: 穿上。

[36:31] 采访者: 还好还好还好。

十五、新书与近况: 病痛与家国情怀

[36:34] 采访者: 叔叔, 您最近这个新书吗? 您新书...

[36:37] 许倬云: 写完了。

[36:37] 采访者: 对。

[36:38] 许倬云: 这个花, 花了多长时间?

[36:41] 许倬云: 我改, 改了六次。有的时候我脑子变了, 晚上一睡觉起来, 变了前面一章重来过。

[36:48] 采访者: 嗯。

[36:50] 许倬云: 我写书很少有一次不改的。

[36:53] 采访者: 嗯。

[36:54] 许倬云: 我手不能写字了, 就这两个指头可以用。

[37:02] 许倬云: 所以我现在很怀念我手写的时候, 晚上想到一件, 起来拔起来写。现在不行了, 差很多很多。我看你写的题目, 在问我的我的一些心情。我这一年两年的心情是不好。但我这瘫痪是个问题, 两年之内慢慢慢慢越来越坏。骨头跟肌肉都融好了, 神经没法治好。痛, 痛得一塌糊涂。逐渐逐渐脚不能动了, 也不能提起来。我除了坐在椅子上, 就是拿棍子撑着。我床上有个吊车, 像吊猪一样。从车子里吊上床, 从床上吊着车子里。那一算岁月, 到下三年了, 嗯。倒不怎么难过, 最近难过是看着世界的局势, 使得难过。形势越来越坏, 美国跟中国的对立, 还有呢尤其叫我心里一直挂心, 也痛的是, 大陆跟台湾。一个是我生的地方, 一个是我长的地方。这种情感, 这种情绪很不好, 很不好, 身体就大受影响。嗯。每天晚上, 尤其最近, 惊惧的情, 吓了的心, 就等于年轻的时候, 天就房子轰炸, 不轰炸就也惊醒, 恐惧的心。92岁, 随时可能完蛋了。嗯。我该做的事, 我不要去耽搁, 尽量做下去。这几年来说做的事不少事情。我也愿意做, 都是希望尽我的余年, 帮助我们年轻人身心和安顿。

十六、与常民交流的意义

[37:25] 采访者: 我记得四年前您跟我说, 要为常民写作嘛。其实您这三四年其实通过讲话, 各种都是在跟常民在交流嘛, 也是个很大规模的一个, 这是这是一种什么感觉? 您跟他们直接交流, 您会觉得自己这些思考的是的确帮得上他们吗? 还是觉得可能也是有非常多的障碍。

[37:46] 许倬云: 我想障碍是一定有, 误解也有有, 甚至听的人故意去解我, 涂黑抹黑我也有。我跟你讲, 我有这个机会, 跟自己同胞讲话, 有什么不对啊? 嗯。我为我的听众们着想啊。嗯。我保持跟听众对话的的机会啊。嗯。这几年来功夫不少事情。嗯。我也愿意做, 愿意是什么呢? 我总觉得中国历经苦难, 这个创伤啊, 嗯。在三代人的心里啊, 嗯。今天的青年人啊, 嗯。这些人已经

什么本钱都没有了，变成是为长辈痛，我现在跟他们讲话，我理解，他们也悲痛。嗯。他们不悲痛他们惊慌，嗯。他觉得不对。所以我这几年的功夫，我最大的重点是放在跟他们厉害以外，金钱以外，还有什么？嗯。有人，有你自己。嗯。中国以外还有什么？还有外国。过去是对外国是惧怕，是厌恶，惧怕也罢，羡慕也罢，都不可观啊。你为什么不好好看看想想啊？嗯。

十七、对历史的遗憾与理解

[42:25] 采访者：那您觉得现在回应过去了，还有什么最重要的遗憾是什么呢？

[42:43] 许倬云：单被不见九重天啊。嗯。别人可以不懂不被九重天，我这抗战里面长大的人，中国两个字刻在我心里的啊，7、8百万的兵员在正地死掉，3000万的人被杀，饿，饿杀，不能忘。

[42:51] 采访者：尤其您是在逃难时期。

[42:58] 许倬云：我们农村住过，城市住过。

[43:03] 采访者：没，您先，您先别激动，咱们先别，咱们来不及想这些了。

[43:16] 许倬云：我舍了，我要埋葬在家乡，我们买了坟地，碑刻好了，就在父母旁边，父母走的时候吩咐，我对他们这个承诺，他说将来我们回不回去了，我想念我父母，嗯。在我享念之中，他们没死。虽然知道死后无灵，但我宁可相信，他真有灵。我宁可相信，我梦里见到的父母是真在哪。我宁可相信，母亲摸摸我的背，痛不痛？摸摸我的脚，说这里擦点药吗？嗯。这是异想天开，但这个宁可相信四个字，你得懂这个。

十八、最快乐的时光与创造力

[44:16] 采访者：嗯。

[44:21] 采访者：那您现在想人最快乐的时光是哪一段时光？最有创造力，最最开心，最绽放那种感觉？

[44:34] 许倬云：我创造力，我不是创造的，我是累积的。

[44:46] 采访者：嗯。

[44:50] 许倬云：以我生活而言，我跟儿子带他玩，跟孙子跟他讲故事，跟他一起看电脑，卡通片，最快乐的时期是我自己看见了曼丽。一个不是天上给我的，我自己两个不同的人碰得到一起的。这最快乐的事情。

十九、冯仪女士谈陪伴与自我

[45:22] 采访者：许先生他们说您得休息休息了，是吧？

[45:25] 许倬云：OK。

[45:26] 采访者：好。

[45:27] 冯仪：曼丽啊。

[45:28] 许倬云：我要方便。

[45:29] 采访者：嗯好。

[45:30] 冯仪：你这边自己去拿点那个黑白棋吃啊。这个今天早上刚烤出来的，所以非常好。

[45:39] 采访者：有了。

[45:39] 冯仪：给你这个真好。

[45:41] 采访者：这里面...

[45:41] 冯仪：胡萝卜、凤梨、葡萄干，嗯，你要不要吃，师傅？

[45:48] 许倬云：吃好的。

[45:48] 冯仪：你只要这个小就行了。

[45:51] 采访者：我跟您一起拍。

[45:52] 冯仪: 把这个这个戴着。

[45:54] 采访者: 好的。

[45:56] 采访者: 您知道上次您讲的那话我们那播出来之后, 然后他们就觉得, 啊, 您怎么这么的乐观, 开心, 然后那种, 觉得太好了。

[46:04] 冯仪: 我跟你讲, 那个时候我真的很高兴, 我跟你讲。19年是我的青春期的顶尖, 然后掉下来了, 没了。没了。

[46:11] 采访者: 没了。

[46:12] 冯仪: 真的没了, 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四五年啊, 其实我改变很大。

[46:17] 采访者: 嗯。

[46:18] 冯仪: 这四年就面对现实了。

[46:19] 采访者: 嗯。

[46:20] 冯仪: 面对现实, 因为你看他的健康情形, 一下子就是不能够走路了。

[46:27] 采访者: 您那时候来他开着拐, 然后我们一起...

[46:28] 冯仪: 对对, 他坐轮椅上头。

[46:30] 采访者: 嗯。

[46:30] 冯仪: 就他整个他的生活改了。

[46:32] 采访者: 嗯。

[46:32] 冯仪: 他生活改, 我就跟着改。

[46:34] 采访者: 嗯。

[46:34] 冯仪: 于是呢, 你现在想想看啊, 一个人, 从早上洗脸到晚上, 这一天你要做多少事, 得替他做。

[46:41] 采访者: 嗯。

[46:42] 冯仪: 对不对?

[46:43] 冯仪: 好在就是从开始在一起的时候, 我总在旁边, 总在旁边, 所以不是新鲜事。可是这工作量太大了。

[46:51] 采访者: 嗯。

[46:52] 冯仪: 你看从吃喝拉撒, 啊, 到穿啊洗啊什么喂饭啊什么东西通通来。那我倒没有觉得说是不能做, 而是说, 来的太突然。如果说他这个是一步一步来, 那我就会慢慢适应下来, 所以那个前面的一年是很辛苦, 他也辛苦, 我也辛苦。

[47:11] 采访者: 您没发现我瘦了很多。

[47:12] 冯仪: 瘦了很多。

[47:13] 采访者: 漂亮了。

[47:14] 冯仪: 这个无所谓。我完全没有觉得, 是到那边去做体检的时候, 一站上去, 怎么少了15磅?

[47:22] 采访者: 哇, 真是15磅。

[47:23] 冯仪: 嗯, 你知道15磅是两个, 两个衣服码?

[47:26] 采访者: 小了一号。

[47:27] 冯仪: 诶, 小不止一号, 小两号。那, 所以, 那可是那个时候我并没有注意到, 可是就是很明显的, 你事情一忙就叫睡觉不好就是问题了嘛, 所以现在开始就奋斗这个睡觉的事情。

[47:38] 采访者: 嗯。

[47:39] 冯仪: 这点很难变化, 因为他只要在, 我就不能跑。他在家一个人, 待一个钟头两钟头不会是问题的, 可是他自己没有安全感。

[47:47] 采访者: 嗯。

[47:48] 冯仪: 他觉得家里旁边没有人, 他就觉得害怕。所以我说那你既然害怕那我就陪你吧。像我现在如果出去, 我顶多就是半个钟头。还有呢, 他这个老先生人家年纪大了以后呢, 他想他妈妈的菜了。

[48:02] 采访者: 嗯, 对。

[48:02] 冯仪: 那幸亏呢他妈妈的菜我都吃过, 我没做过, 我吃过。所以我们做腌笃鲜。

[48:07] 采访者: 嗯。腌笃鲜, 啊, 江南...

[48:09] 冯仪: 他这么一圈回来了, 现在就是返老还童了。啊, 所以我常常跟他开玩笑嘛, 我说你是千里马, 你得找我这个伯乐, 你没有这个伯乐你千里马跑不动。这一点我是觉得我很自信的。

[48:21] 采访者: 嗯。

[48:22] 冯仪: 你知道很多婚姻的问题啊, 就是... 他他总是觉得这个, 我还有, 谢谢你, 他总觉得说是我们结婚以前我们两个争争吵吵没关系, 等我结了婚以后, 我就想办法治他。

[48:35] 采访者: 嗯。

[48:36] 冯仪: 你知道吗? 我听到很多这种事情。都是这样说, 没关系, 我们吵吵就吵吵, 结婚以后就好了。结婚以后好不了, 你结婚以后更吵得厉害。所以所以这个, 这个这个婚姻这个事情啊, 我我怎么怎么说它呢, 哈, 这个... 生活都是小事情, 你价值观一样了以后啊, 就什么事情都都都解了。

[49:01] 采访者: 嗯。

[49:02] 冯仪: 都解, 那还有呢, 还有人会觉得... 婚姻以后夫妻两个人就必须天天黏在一起。没有这个世界, 夫妻之间要有空间。你你如果有了互相信任以后, 你做什么都无所谓。你做什么东西他都他都能理解, 两方面都能理解。那我觉得这一点非常的重要。你婚姻不是把人绑死, 是把人给激活。

[49:25] 采访者: 嗯。

[49:26] 冯仪: 您知道那个那个您讲话大家好多女孩子就特别佩服您嘛, 但是他们有的时候也觉得, 他这么有能力的一个, 生活确实围绕着许先生展开的, 他本来可以创造一个更大的自己世界, 他们会有这种疑问。

[49:38] 冯仪: 这这个事情, 这个事情我跟你讲啊, 我是经过一个过程的。因为我刚来的时候我儿子才八个月嘛, 那小孩不是看医生看医生嘛, 那到我要去的时候我想, 我跟医生怎么说呀? 我连中文都不会说, 还要说英文啊。这这这这个怎么办? 好了, 就立刻去注册, 一门心理学, 一门生活学。而且我这个人最有毛病啊, 就我我我不上, 我不念书就不念书, 我要念我就非得个A不可。嗯。所以我回来我就念我的书, 你回来一看这俩老一小啊, 可怜的嘞! 你想想看这两个人家里过的什么日子。所以我就挣扎了, 我很挣扎, 这件事情我想能挣扎, 挣扎了一阵以后呢, 想通了, 不念了。

[50:18] 采访者: 嗯。

[50:19] 冯仪: 我也觉得没什么好后悔的。啊, 那个那个过程, 挣扎了很久。

[50:23] 采访者: 是啊。

[50:24] 冯仪: 因为我们从小, 教的你就是想念书, 对不对? 那念书就一直往上走, 对不对? 那可是后来呢我就说, 我就说还是靠我自己, 靠我自己想, 因为你眼前看到这两个人, 你能够说就不管他们了吗? 是不是? 你不可能不管他们。我就找了另外一条路, 我就做义工去了。

[51:07] 采访者: 嗯。

[51:07] 冯仪: 就给你找了一个很好的切口, 切入方式。

[51:10] 冯仪: 嗯, 对。那是年我的语言进步了, 我的交了美国朋友了。后来他有几个学校, 他们居然就特别讲面子, 我们可不可以请许太太再来?

[51:20] 采访者: 嗯。

[51:21] 冯仪: 他们说你糟糕了, 你变成明星了。我说我讲得好嘛。

[51:23] 采访者: 但您性格的感染力天生适合做明星。

[51:27] 冯仪: 因为我我是觉得, 就是我做我喜欢做的事, 我就做得很高兴。

[51:30] 采访者: 嗯。

[51:31] 冯仪: 那现在呢, 管他的事情, 不能说我喜欢的事, 可是我也做得很高兴, 因为这个是, 你必须要做的。那所以我比较乐观的。比如说, 你这个事情非要做, 那我干嘛不快快乐乐的做? 我干嘛愁眉苦脸做? 对不对? 那我可以不做, 那我逃掉。所以我是觉得...

[51:48] 采访者: 你是喜欢新事物的人, 是吧?

[51:50] 冯仪: 我是好奇心很重的人, 我什么事都要试一试。可是呢, 耐心不够。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可能就是我不能够很专心去做一件事情的关系, 那可能也是, 也是因为不能专心, 我才喜欢新东西。

[52:04] 采访者: 或许因果。

[52:05] 冯仪: 他就跟我讲, 他哪天哪天你在那边什么什么喜欢新新研究的时候, 你换个换个老公把我扔了。我说这事我绝不换, 绝不换。这个绝对不换。

二十、面对衰老与死亡

[52:21] 采访者: 刚才您说许先生经过这四年, 他内心其实不安全感增强了吗? 怕。

[52:26] 冯仪: 他也不是, 他外面他没跟谁争啊, 没谁跟他争。

[52:29] 采访者: 嗯。

[52:30] 冯仪: 他现在没有, 你看他给我讲, 他现在老朋友, 老同学只剩下三个, 连他就三个人。

[52:35] 采访者: 嗯。

[52:36] 冯仪: 连他只有三个人了。你想想看啊, 很快就连打电话的人都没有了。

[52:39] 采访者: 对啊, 这是什么一种...

[52:40] 冯仪: 啊, 那现在打电话已经是你讲的机同压讲, 两个人各讲各的。他那边就歪歪, 你这边就咕咕, 然后讲半天, 我在旁边听我想你们在讲什么呀。

[52:54] 冯仪: 那那这件事我就跟他讲, 怎么讲大器啊, 我天天跟他讲, 我说哎呀, 我说, 我说人早晚都要走的嘛, 高高兴兴走就行了嘛。啊。跟什么什么, 他他不太接受这一套。

[53:03] 采访者: 他还恐, 他恐惧死亡吗?

[53:06] 冯仪: 他不恐惧死亡。他你看这个太重情, 舍不得。舍不得太太, 舍不得孩子, 舍不得舍不得这些什么家的亲戚什么都舍不得。我说你, 我说你尽管舍不得好了, 你到该走的时候还是要走。啊, 我说对不起, 我这个话讲得很很直接, 我说的是, 你爱舍不得可以, 你可以继续去, 你这个感情可以去。有时候我觉得烂情。他就要生气。

[53:36] 采访者: 如果那一刻来了, 您会怎么样? 您会...

[53:38] 冯仪: 那一刻来了哈, 我现在我旁边有朋友提醒我, 他你要准备哈, 随时会来的。我说对, 我是跟他讲了, 我说我是希望你先走, 因为你先走我可以处理你的事。如果是说我先走, 你怎么办? 是不是? 所以我我是跟他讲了, 我跟他讲得清清楚楚。如果是说我先走的话, 你还是跟我走吧。我们常常谈这些问题, 他理性上是绝对没问题的, 可是他的, 他那个那个感情上的那个那种那种... 说来就来。

二十一、创造自我与历史学家的素质

[54:15] 采访者: 您休息好了?

[54:17] 许倬云: 我跟你讲他五分钟就好了。

[54:19] 采访者: 你要不要过来?

[54:21] 采访者: 你要吃过蛋糕吗?
[54:22] 冯仪: 对对, 你到厨房那。
[54:24] 采访者: 你也吃过蛋糕?
[54:27] 许倬云: 非常好吃。
[54:28] 采访者: 过来过来。
[54:33] 冯仪: 那他只要这样吃吧, 他只要拿瓢吃, 他不能拿叉子吃。
[54:38] 许倬云: 我太太喂我, 说自己不能吃。
[54:40] 冯仪: 真, 哪天他惹火了, 我就不喂他了。
[54:43] 采访者: 每天威胁你是吧? 每天...
[54:46] 冯仪: 让他饿在那吧。
[54:48] 许倬云: 这个太甜了。
[54:49] 冯仪: 太甜? 嗯。
[54:51] 许倬云: 说你我还有一个问题, 我应该回到你的...
[54:55] 采访者: 啊。就是...
[54:56] 许倬云: 就业是吧?
[54:57] 采访者: 不是不是, 就是每个人都受到自己的限制嘛, 各种困扰的限制嘛, 在一种不断受限的情况下怎么能够不断创造一个新的这种自己, 或者一个新的一个空间一样。
[55:09] 许倬云: 嗯。阅读。
[55:12] 采访者: 嗯。
[55:12] 冯仪: 尽量看各种不同的书。
[55:17] 许倬云: 我补充她的话啊。你讲的问题呢, 其实不只是现代而已。嗯。比如说, 大多数人没有选阅读的机会或者阅读的习惯, 所以叫他阅读呢也很困难。在目前更是麻烦, 代替品太多, 所以这个因时代、因人而异。
[55:41] 采访者: 您觉得在这样, 在这样的一个时候, 就变化如此之快, 然后包括您说的各种技术变革这么多, 然后人的整个注意力这么分散, 就作为一个历史学家, 他需要的素质和他这个时代的意义跟之前有会变得不一样吗?
[55:59] 许倬云: 同情。你要了解, 同情不是可怜。同情拿你放在他的处境, 他的地方, 他的时间, 你跳到他的身上去帮他想, 这些都训练你对历史的情况, 背后的人有认识。培养对一个时代的同情, 对许多时代的同情, 对整个人类的同情和悲悯, 嗯。真正好的历史家不是冷冰的, 是很痛苦的, 悲悯之念呢叫你非常难过。

二十二、敬佩的历史学家与历史观

[56:37] 采访者: 嗯。
[56:39] 采访者: 在您心中, 古今中外, 最让你敬佩的历史学家是谁?
[56:45] 许倬云: 司马迁。
[56:47] 采访者: 司马迁。嗯。
[56:48] 许倬云: 司马迁拿自己生命摆到里头去了。
[56:54] 许倬云: 他骂那个武帝啊, 骂得直接干脆不见肉, 武帝一点办法没有。
[57:04] 冯仪: 然后他还让他写下去啊, 他不杀他呀。
[57:06] 许倬云: 我, 他, 他给他宫刑了。
[57:08] 冯仪: 对呀, 可是他不杀他呀, 至少他还让他写呀。
[57:12] 采访者: 如果您有机会跟司马迁坐在一起, 一下, 你想跟他聊, 聊聊什么问题啊?
[57:20] 许倬云: 我要解开他跟我谜语。

[57:23] 采访者: 嗯。

[57:25] 许倬云: 真正了解, 读史记, 懂得揭秘的人不多, 他留个几个漏洞给你, 你看不到。能懂得他为什么写那个章, 那章的笔法为什么如何, 后面一大堆背景。

[57:43] 采访者: 嗯。

[57:44] 许倬云: 我对司马光不佩服。司马光对皇帝说话, 嗯。就两司马不一样。

[57:53] 采访者: 嗯。

[57:54] 采访者: 诶许先生, 您觉得, 因为每个历史学家都对看待历史, 或者看待时代有他的一个属于他自己的看法。

[58:04] 许倬云: 您怎么解释您对历史的看法?

[58:10] 许倬云: 历史是每个群对自己过去的一个认识。

[58:17] 采访者: 嗯。

[58:17] 许倬云: 认识是为的是肯定不肯定, 是另外一回事。嗯。每一个国家的人对自己过去是要有了解, 但了解里面有人提醒。

[58:30] 采访者: 嗯。

[58:30] 许倬云: 中国应该有这种人, 我看见有, 很多年轻人努力在创造一些新东西, 在写, 尝试一些新的方向, 尝试科幻也罢, 讽刺小说也罢, 都有人在做。

[58:50] 采访者: 嗯。

[58:51] 许倬云: 这个好事情。大家经常呼应, 经常合作, 经常切磋。要有个人诺干超越性的提醒大家。

[59:02] 采访者: 嗯。

[59:02] 许倬云: 这个是撒种。我举一个例子讲, 唐代开元天宝, 煊煊哗哗, 但是落到后来白居易的时候, 琵琶行, 这个一路落差落多大。

[59:21] 采访者: 嗯。

[59:22] 许倬云: 度过那个难关, 靠几个人, 韩愈、柳宗元, 等等等等。

[59:30] 许倬云: 柳宗元啊, 写了一个郭橐驼传, 驼背的原丁, 种什么活什么。问他你为什么能这么做? 他说我爱护植物, 我给植物照顾的好。柳遇西就忽然想去, 哎, 这咱们人是天上的植物啊? 就郭橐驼的精神搬到人间来不是很好吗?

[59:59] 采访者: 嗯。

[1:00:00] 许倬云: 这一想了, 柳宗元、韩愈就都解脱了。

[1:00:06] 采访者: 嗯。

[1:00:07] 许倬云: 所以每一个关口要有关键性的人物, 提出一些关键性的课题, 启发之中。

二十三、对年轻一代的寄语

[1:00:18] 采访者: 嗯。

[1:00:19] 许倬云: 你许志远是一个穿针引线的人。你拿许多不同的想法, 陈述给大家听, 功德无量。

[1:00:31] 冯仪: 你看你在多吃块蛋糕。

[1:00:34] 采访者: 您对于年轻有什么寄语?

[1:00:41] 许倬云: 惊涛骇浪是人生不免, 这么大规模, 这么长时期, 是更是困难。但惊涛骇浪第一不能慌张, 第二不能放弃。最要紧的是, 扎实自己, 拿自己的知识、情感都不要歪曲。同志相求, 同声相应。能找到互相砥砺, 互相切磋, 终生的朋友, 一辈子交下去。你自己本身是个榜样, 你就会吸引别人。在田田里面种植物, 我们是植物。

[1:01:21] 采访者: 上面也读惊慌, 多量啊。